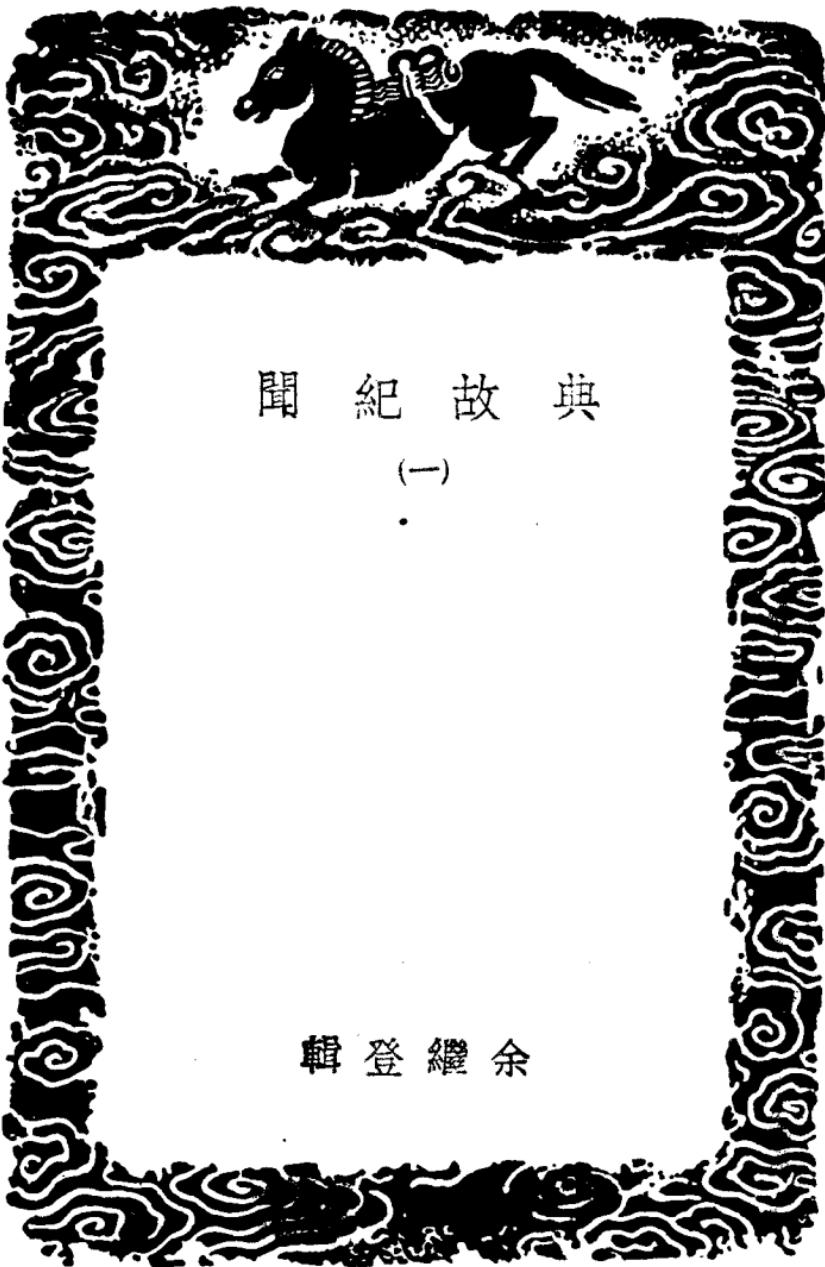


典故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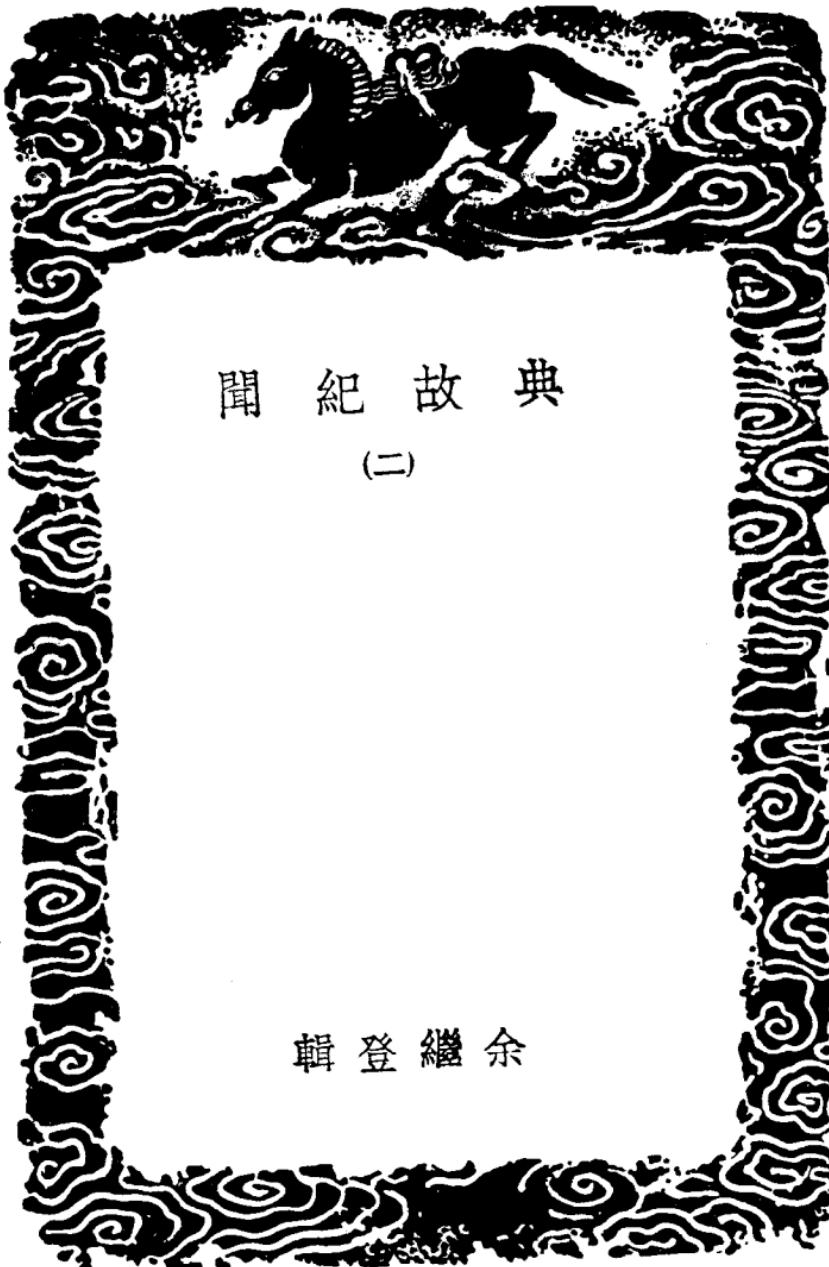
一



典故紀聞

(一)

余繼登輯



典故紀聞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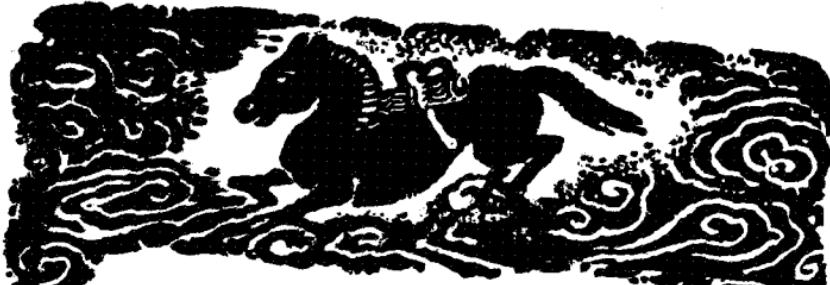
余繼登輯



聞紀故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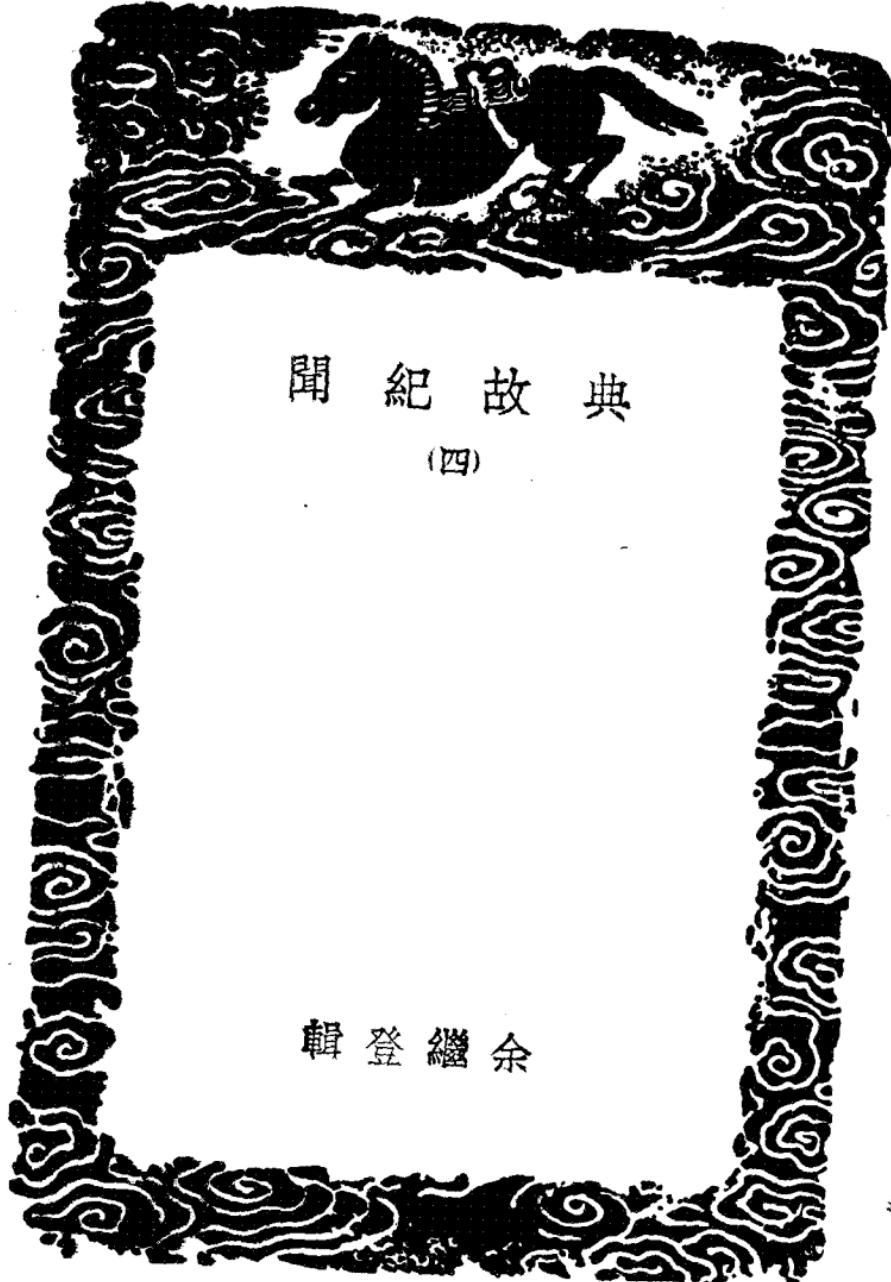
(三)

輯登繼余



聞紀故典

(四)



輯登繼余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D七〇八五

張

輯者余繼登

發行人王上海雲河南路五

印刷所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
海
印
書
館

明史本傳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允充日講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官馮琦共進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兩宮災偕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攝部事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冊立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優詔報聞而已旋擢本部尙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上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鶻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尙可安然不爲意乎帝不省繼登自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爲一言終不可

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別僦舍而共處稍謝造請取古人已事差次之而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即又取當代事爲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繁也寧簡事可循言可紀不必見自己出也以魏弱翁之才其大者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余以爲與其取諸名臣奏牘不如徵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視諸故府紀所見聞久而成帙屬余更定攷爲十八卷凡關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爲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爲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中丞王公取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哉世用所論次未及施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國史玉牒副總裁前詹事府少詹事掌院事直起居注經筵日講官北海馮琦序

典故紀聞卷一

明 交河余繼登緝

太祖攻陳墊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徐入纓中太祖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諭降寨帥旣歸忘前蛇坐久方寤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迺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檻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頂若鏤刻狀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采石諸將見糧畜各欲資取而歸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驚問故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各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大事去矣於是率諸軍進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及拔城卽張之士卒方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

陳墊先攻太平太祖按兵城上令徐達等轉戰至城北忽有雙龍見於陣上雲端敵衆驚愕仰視我師因大破之遂擒墊先

太祖擒陳兆先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至暮悉令人衛屏

舊人於外解甲酣寢衆乃相謂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太祖旣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設營田司以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輿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爲吳王時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未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縱弛無以爲治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太祖爲吳王卽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

寓兵於農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實、姚連來見，因言主公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今日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亦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恆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蹕之地。儒士范祖幹初見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爲吳王時，召儒士許元、葉瓊、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戴良、童翼、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太祖旣定寧越，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城，得一郡縣，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鵠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爲子孫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太祖爲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太祖視事東閣天熱甚汗溼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真可示法子孫臣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

句容有虎爲民害者太祖遣人捕獲之令養於民間飼以犬宋思顏以爲擾民無益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兵者之法

僉院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春謝之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牣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霸興王莫不由此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

若兵食盡資於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來未見功績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以給軍餉尙餘七千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俱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謁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

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卽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人使循帖若踶囁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此方今所當急者

太祖嘗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

國爾忘家。公爾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

太祖見陳友諒鏤金牀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太祖曰。旣富豈可驕。旣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宏儉約。戒嗜慾。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又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卽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爲容默。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非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枳桷而爲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庚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駿。能致千里。以之服乘。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召徐達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雖成此功。非旦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特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豈不爲其所累。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太祖時曾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絲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勤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絲。出麻布絲布各一匹。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於衣者。

太祖嘗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勅退官。因謂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於民則無所損也。

太祖以儒士楊訓文爲起居注。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他日復命訓文。膝教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戒耳。

太祖嘗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卹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卹。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

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太祖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斂以脹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恆紓太祖將營宮室典營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茅茨土堦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稱盛德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慾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繙構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吳元年其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太祖嘗諭按察司僉事周演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然凡事當存大體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

太祖嘗禁種糯其略言曩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價稍平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居民得所養以樂其

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太祖嘗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當何據對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縷衫絰皆以粗布爲之起居王禕曰此比總麻爲重矣太祖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者乃不復改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爲美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甚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也

博士許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徵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

吳元年上海民錢鶴皋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榮榮不屈囚置獄中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皋榮始出獄